

文選理學權輿卷六

錢塘汪師

前賢評論

文選學

舊唐書儒學傳云李善者揚州江都人方雅清勁有士君子之風顯慶中累補太子內率府錄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嘗注解文選分爲六十卷表上之賜絹一百二十匹詔藏於祕閣除潞王府記室參軍轉祕書郎乾封中出爲涇城令坐爲賀蘭敏之周密配流

姚州後遇赦得還以教授爲業諸生多自遠方而至又撰漢書辨惑三十卷載初元年卒子邕亦知名

又曹憲傳云所撰文選音義甚爲當時所重初江淮閒爲文選學者本之於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復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於代

又李邕傳云父善嘗授文選於同郡人曹憲後爲左侍極賀蘭敏之所薦引爲崇賢館學士轉蘭臺郎敏之敗善坐配流嶺外會赦還因寓居汴鄭之間以講文選爲業年老疾卒所注文選六十卷大行於時

李氏父子兩書

新唐書文藝傳云李邕父善崇賢館直學士淹貫古今而不能屬文人號爲書簏爲文選注敷衍淵洽坐事流姚州赦還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傳其業號文選學始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示邕邕默然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爲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注不可易故兩書並行

非五臣 李注有初注覆注三注四注 許少秦

成 上都 寒籠 寒芳蓮 翩翻 避諱泉代

等字

唐李匡乂

字濟翁  
隴西人

資暇錄曰世人多謂李氏立意注文

選過爲迂繁徒自騁學且不解文意遂相尚習五臣者  
大誤也所廣徵引非李氏立意蓋李氏不欲竊人之功  
有舊注者必逐每篇存之仍題元注人之姓氏或有迂  
闊乖謬猶不削去之苟舊注未備或與新意必於舊注  
中稱臣善以分別旣存元注例皆引據李續之雅宜殷  
勤也代傳數本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  
四注者當時旋被傳寫之其絕筆之本皆釋音訓義注

解甚多余家幸而有焉嘗將數本竝校不惟注之贍略  
有異至於科段互相不同無似余家之本該備也因此  
而量五臣者方悟所注盡從李氏注中出開元中進表  
反非斥李氏無乃欺心歟且李氏未詳處將欲下筆宜  
明引憑證細而觀之無非率爾今聊各舉其一端至如  
西都賦說遊獵云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李氏云許少秦  
成未詳五臣云昔之捷人壯士搏移猛獸施巧力折固  
是捷壯文中自解矣豈假更言況又不知二人所從出  
乎又注作我上都云上都西京也何太淺近忽易歟必

欲加李氏所未注何不云上都者君上所居人所都會  
耶況秦地厥田上上居天下之上乎又輕改前賢文旨  
若李氏注云某字或作某字便隨而改之其有李氏不  
解而自不曉輒復移易今不能繁駁亦略指其所改字  
曹植樂府云寒鼈炙熊蹯李氏云今之腊肉謂之寒葢  
韓國事饌尚此法復引鹽鐵論羊淹雞寒劉熙釋名韓  
羊韓雞爲證寒與韓同又李以上句云膾鯉膾胎鮓因  
注詩曰魚鼈膾鯉五臣兼見上句有膾鯉遂改寒鼈爲  
魚鼈以就毛詩之句又子建七啟云寒芳苓之巢龜膾

西海之飛鱗五臣亦改寒爲舉舉取也何以對下句之  
膾耶況此篇全說脩事之意獨入此舉字於理甚不安  
上句旣改寒爲舉卽下句亦宜改膾爲取縱一聯稍通  
亦于諸句不相承接以此言之明子建故用寒字豈可  
改爲魚舉耶斯類篇篇有之學者幸畱意乃知李氏絕  
筆之本懸諸日月焉方之五臣猶虎狗鳳雞耳其改字  
也至有翩翻對恍物則獨改翩翻爲翩翩與下句不相  
收又李氏依舊本不避國朝廟諱五臣易而避之宜矣  
其有李本本作泉及年代字五臣貴有異同改其字故

犯國諱豈惟矛楯而已哉

五臣注 太伯延陵 輔車相依 雲柔藻枕

濫觴 鮮輝 疇德瑞聖 珪璋特達 東陵瓜

布衣終身 施已唯約 霜降休百工 尚席

函丈 鳳吹 涕交纓 西陵 中孚爻 瓜田

不納履 錯陶唐之象 辭遠遊

唐邱光庭兼明書曰五臣者不知何許人也所注文選  
頗謂乖踈蓋以時有王張遂乃盛行於代將欲從首至  
末塞其蕭根則必溢帙盈箱徒費牋翰苟蔑而不語則



誤後學習是用略舉綱條餘可三隅反也

吳都賦曰且有吳之開國也造自太伯宣於延陵蓋端委之所彰高節之所與臣延濟曰太伯延陵端其志操委棄其位以存讓體以興高節明曰據賦文是雙關覆裝體以端委所彰覆太伯高節所與覆延陵宜於所彰下注太伯之德解端委之事所與下注延陵之德釋高節之文不宜將二人之事混同而注之且釋端委之意殊非典經案左傳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杜元凱注曰端委禮服也穎達曰端立端也委者長垂於地也賦言

太伯造成國邑服玄端之衣以行周禮彰顯先王之風  
化於吳國也左傳又曰公子光弑王僚以國讓延陵季  
子季子曰聖達節次守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達敢  
失守乎棄其室而耕於野遂舍之賦言延陵以此高尚  
之節宣播謙讓之風以興盛吳國非謂自興高節也賦  
又曰建至德以創鴻業世無得而顯稱臣銑曰言我吳  
都復建立太伯延陵之至德以創制大業代無得而稱美  
焉又曰由克讓以立風俗輕脫屣於千乘臣延濟曰言  
吳能建太伯延陵之讓節以成風俗蓋讓千乘之重如

脫屣也明曰此文亦雙關體云建至德以創鴻業世無  
得而顯稱者此獨論太伯之德耳太伯建立至德以開  
創吳國之大業其德浩大故代人無可得而稱論語曰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是也  
且延陵非創業之主注不得兼言延陵之德也其由克  
讓以立風俗輕脫屣於千乘此則論延陵之德也言延  
陵讓而耕於野是其克讓輕千乘也注不得兼言太伯  
之德以致混淆又曰外失輔車唇齒之援臣向曰輔陪  
乘也吳蜀相資猶陪乘以唇齒爲內外明曰案左傳云

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先儒皆以輔謂頰輔車謂牙車此注云陪乘非也或云詩云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則是車之與輔亦相依之物有何不可而子非之其有說乎易云咸其輔頰舌孔穎達曰輔頰俱爲口旁之肉輔是口旁之肉則車爲牙車輔車唇齒四者同類相依而存闕一不可以喻二國更相表裏乃得俱全若以輔爲陪乘則車爲載物之事輔爲御車之人也人之與車非相類不可以喻二國故陪乘非也

案今李注吳都賦無輔車唇齒之句

靈光殿賦曰雲棗藻梲臣向曰棗梁上柱梲义手也明

曰棗爾雅釋宮云栢謂之棗郭璞曰薄櫨也

薄音皮薄碧反

柱頭也櫨斗也又云棗屬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梲郭璞云侏儒柱也臣向不依爾雅之文臆爲其說且上文枝掌枓牙而邪據周翰曰枝掌梁上交木交卽义手也何得更以梲爲义手違經背義乖謬之甚

江賦云初發源乎濫觴周翰曰濫謂泛濫水流貌觴酒盃也謂江之發源流如一盃也明曰周翰以觴爲酒盃則是也然以其流水如一盃之多則非也何者且濫非

水流之貌濫者泛也言其水小裁可浮泛酒盃耳

雪賦云君寧見堦上之白雪豈鮮輝於陽春臣銑曰鮮寡也雪之光輝豈寡于陽春也明曰下文云玄陰凝沍不昧其潔太陽輝耀不固其節則鮮謂鮮明也言雪當見日而消不能鮮明光輝於陽春也

赭白馬賦云實有騰光吐圖疇德瑞聖之符焉臣良曰疇昔也言昔帝之德有瑞聖之符焉明曰疇等也言馬可以等齊君子之德祥瑞聖人之道也

郭璞遊仙詩曰珪璋雖特達明月難暗投臣延濟曰特

達美貌明曰案朝聘之禮有珪璋璧琮則加束帛然後能達而珪璋德重可以獨行故曰特達聘義云珪璋特達德也此詩之意言君子雖有才德不假外助然亦不可仕於亂代如明月之珠不可以暗中投人也

阮籍詠懷詩曰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臣延濟曰故秦時東陵侯邵平種瓜於青門外其瓜甚美以供賓也明曰案嗣宗此詩是遭亂代思深居遠害故以瓜喻之言邵平種瓜不能深遠近在青門之外又色妍味美遂爲人所食暗故下云五色耀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

煎熬多財爲患害意人遭代亂苟逞才露穎必爲時所  
害如美瓜膏火之自喪矣而延濟不喻此義謂種瓜以  
供賓客何其謬歟

其詩又云布衣可終身臣銑曰布衣謂邵平明曰此詩  
取瓜喻不專指邵平言人當亂代但服布衣自可終身  
何必紆朱拖紫也

陸士龍大將軍讌會被命作詩其末章云施已唯約于  
禮斯豐天錫難老如嶽之崇臣尚曰約薄豐厚也言我  
所施用甚薄遇禮且厚是天賜我難老之惠如山嶽之



崇也明日觀士龍之意是祝王之辭言王于身儉約於禮則豐厚所以天賜王難老如嶽之崇非士龍自謂也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詩云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臣延濟曰季秋涼風至始授衣也霜降膠漆堅可以爲器故美百工之功也明日按月令季秋云霜始降則百工休注曰謂膠漆之作停也宣遠亦用此意言歲將晏授寒衣停百工人民安可以謀飲讌餞賓客也而延濟訓休爲美言霜降膠漆堅可爲器物若如此則旣興百工是其勞苦何歡讌之有且時方寒凜非

用膠漆之日翻覆尋繹理無所通

顏延年皇太子釋奠會詩云尚席函丈臣周翰曰尚席  
儒席也明曰今觀此詩文勢非謂儒席也尚席謂設席  
之吏也設此太子之席其閒相去容丈以指書講書也  
知尚席爲設席之吏者以其詩云尚席函丈承疑捧帙  
侍言稱辭停史秉筆承疑侍言停史三者皆太子屬官  
故知尚席亦官吏如尚衣之事也

邱希範侍讌會樂遊苑送張徐州應詔詩云詰旦闐闐  
開馳道聞鳳吹臣延濟曰鳳吹笙也笙體象鳳故比之

也明曰吹者樂之總稱鳳者美言之也以天子行幸必  
奏衆樂豈獨吹笙而已哉故月令云命樂工習吹大享  
帝於明堂是謂衆樂爲吹也

陸士衡贈弟詩云寤言涕交纓臣銑曰纓衣領也明曰  
纓帶也雖文章用字與經稍疎詁訓釋名安可臆斷

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詩臣良曰西陵蓋所居之西  
陵也明曰西陵浙江東之西陵驛名也何以知之以其  
詩云昨發浦陽內今宿浙江湄知也

謝靈運初發石頭城詩云雖抱中孚爻猶勞貝錦詩臣

銑曰易中孚卦九五爻也明曰案中孚九五云有孚攣  
如无咎其義言九五居尊爲中孚之主爲信不可暫捨  
而攣繫不絕故得无咎此爲主者之事非臣下之所指  
用且其辭義不當今尋靈運之意乃指九二爻耳案九  
二云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其義  
言九二處重陰之下履不失中立誠篤志雖在闇昧物  
亦應焉故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不私權利惟德是與  
故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靈運常抱此道尚爲孟  
覬誣奏故曰猶勞貝錦詩而張銑以爲九五爻何義也

古詩云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閒瓜田不納履李下不  
整冠明曰履當爲履字之誤也文章之體不應兩句之  
丙二字同音又諸經傳無納履之語案曲禮曰俯而納  
履義曰俯低頭也納猶著也低頭著履則似取瓜故爲  
人所疑也履且無帶著時不必低頭故知履當爲履傳  
寫誤也

張景陽七命云錯陶唐之象臣銑曰錯雜也陶唐堯也  
象法也言晉德雜於文法也明曰錯音蒼故反置也陶  
唐之代人有犯罪者畫其衣冠謂之象刑言今晉德之

文選通義卷之六  
盛人犯罪者其陶唐之象刑亦錯置而不用也

曹子建求通親親表云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臣銑曰辭  
辭國遠遊謂出征也明日遠遊亦冠名也辭脫去之名  
也言脫去遠遊之冠而戴武弁之弁也知其然者以下  
文云解朱組珮青紱組紱皆綬也故知遠遊武弁皆冠  
也臣銑以遠遊謂出征一何乖謬

案五臣注之荒謬在唐人已斥其非李邱所云  
皆於李注無關而觀此益見李注之精核故備

錄之

不台 關石和鈞 九星 奚斯作頌 南陔

夏屋濼濼 游夏不能措一辭 優而柔之 夷

庚 隱桓雪 仁里馬宅 告子勝 摩頂致於

踵 蒐懷羊 九龍殿 茂苑 彈冠振衣 白

龍困豫且 三略 殺函 跼蹐 細德險微

許繇巢父 校獵賦 白閒 正予樂 永寧詔

精廬 郭有道碑 有晉徵士 扶老 郭璞

會合道家言 運命論 謂篤執友 晉紀論

千寶史直 瓊 天雞 秋儲 樂毅論政論

鄧通諧賈誼 五言始李陵 枚傳古詩 翠粲

縣續房子 王少 夜明星出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吳才老書禪傳考異云伏氏口傳

與經傳所引有文異而音同有文異而義同才老所述

者今不復著舜讓於德弗嗣班固典引作不台史記自序唐堯

遜位虞舜不台

周語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龡均王府則有韋昭注云

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

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時未見古文故云逸書左



思魏都賦關石之所和均財賦之所底慎蓋亦用韋說  
李善引賈逵國語注曰關通也孔安國謂金鐵曰石未  
詳

周書小開武篇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以紀  
日二宿以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五春以紀生  
六夏以紀長七秋以紀殺八冬以紀藏九歲以紀終九  
紀與洪範五紀相表裏文選任彥升曰不改參辰而九  
星仰止注引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渥之光周公曰星辰  
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星卽九紀也

案此九星當指北斗九星

法言曰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後漢曹褒傳奚斯頌魯考甫詠殷注引韓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詩正義云奚斯作新廟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謂魯頌奚斯作謬矣然揚子之言皆本韓詩時毛詩未行也

東哲補亡詩循彼南陔釋曰陔隴也群經音辨云序曰孝子相戒以養陔當訓戒鄉飲酒燕禮賓醉而出奏陔夏鄭氏注陔之言戒也以陔爲節明無失禮與詩序義

協愚案春官樂師鄭司農注今時行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陔爲節

夏屋渠渠箋云設禮食大具其意勤勤正義王肅云大屋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文選靈光殿賦注引七依作遼遼檀弓見若覆夏屋者矣注夏屋今之門廡其形旁廣而卑正義殷人以來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唯兩下而已無四阿如漢之門廡原注鄭康成於詩禮注異如此

史記孔子世家文辭有可與人共者至於爲春秋筆則筆

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昔  
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  
措一辭李善注引史記曰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今本無子游二字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禮孔子之言也東方曼倩杜  
元凱皆用之

按東方朔荅客難杜預左氏傳序皆有此文皆  
無注

文選補亡詩蕩蕩夷庚李善注夷常也辨亡論旋皇輿

於夷庚注引繁欽辨惑吳人以船楫爲輿馬以巨海爲夷庚庚者藏車之所愚案左傳成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謂平道也二字出於此選注誤

呂尚注雪賦曰隱公之時大雪平地一尺是歲大熟爲豐年桓公之時平地廣一丈以爲陽傷陰盛之證案左氏於隱公云平地尺爲大雪不言是歲大熟桓公事無所據其說妄矣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建酉之月而雪未聞其廣一丈也

張衡思元賦匪仁里其爲宅兮匪義迹其爲道注引論

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居也石林云以擇爲宅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而謂里爲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爲正致堂云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

文選陳孔璋爲曹洪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猶跛以爲長偃以爲廣不可久也勝蓋告子之名豈卽孟子所謂告子歟

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

也今本作放踵注無致至也三字

西京賦戎葵懷羊爾雅菟懷羊郭璞亦曰未詳

漢袁良碑云帝御九龍殿引對飲宴集古錄跋謂九龍殿名惟見於此愚案張平子東京賦曰九龍之內實曰嘉德注九龍本周時殿名門上有三銅柱柱有三龍相糾繞故曰九龍嘉德殿在九龍門內非但見於此碑也余仕於吳郡嘗見長洲宰其圃扁曰茂苑蓋取諸吳都賦余曰長洲非此地也問其故余曰吳王濞都廣陵漢郡國志廣陵郡東陽縣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東

陽今盱眙縣故枚乘說吳王云長洲之苑服虔以爲吳苑韋昭以爲長洲在吳東蓋謂廣陵之吳也曰它有所據乎曰隋虞綽撰長洲玉鏡蓋煬帝在江都所作也長洲之名縣始於唐武后時

楚辭漁父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整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曰新浴者整其衣

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已之儻儻

元板作  
漁漁

受人之撻撻者哉荀卿適楚在屈原後豈用楚辭語歟抑二子皆述古語也



豫且事有二說苑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下  
清泠之淵化爲魚豫且射中目白龍不化豫且不射張  
平子東京賦所謂白龍魚服見困豫且者也史記龜策  
傳褚先生曰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  
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  
宋元王莊子所謂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  
之網者也

魏李蕭遠運命論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言三  
略者始見於此含神霧云風后爲黃帝師又爲禹師化

爲老子授張良書今有素書六篇謂黃石公圮上授子  
房世人多以三略爲是荆公詩云素書一卷天與之  
賈生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春秋時殺桃林晉地  
非秦有也

賈生弔屈原曰謂跖躋廉注楚之大盜曰莊躋韓非子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躋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  
禁此政之亂也躋蓋在莊王時漢西南夷傳莊躋者楚  
莊王苗裔也以其衆王滇此又一莊躋也名氏與盜同  
何哉

賈誼賦見細德之險微顏注云見苛細之人險阨之證則微當作徵見險證而去色斯舉矣見幾而作

古今人表許繇巢父爲二人譙周古史考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則巢許爲一人應休璉又謂之山父揚雄自比孟子而校獵賦乃曰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學孟子而尊楊墨與法言背馳矣

班固傳西都賦云招白閒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二句爲對白閒猶黃閒也注云弓弩之屬御覽引風俗通白閒古弓名文選以閒爲鷗非禽名也

東都賦正予樂文選李善注亦引大予五臣乃解爲正  
樂今本作雅樂亦誤蓋五臣本改爲雅

文選放歌行注引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鍾鳴漏盡洛  
陽城中不得有行者永寧漢安帝年號元始崔寔字也  
後漢紀不載此詔

精廬見姜肱傳乃講授之地卽劉淑包咸檀敷傳所謂  
精舍也文選任彥升表用精廬李善注引王阜事五臣  
謂寺觀謬矣

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曰碑曰銘曰神誥

曰哀讚其實一也自云爲郭有道碑獨無愧辭則其他可知矣其頌胡廣黃瓊幾於老韓同傳若繼成漢史豈有南董之筆

陶淵明讀史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述箕子云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先儒謂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讀者不之察耳顏延年誅淵明日有晉徵士與通鑑綱目所書同一意南史立傳非也策扶老以流憩謂扶老藤也見後漢蔡順傳注

文心雕龍謂江左篇製溺乎元風續晉陽秋曰正始中

王何好莊老至過江佛理尤盛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  
之言而韻之許詢孫綽轉相祖尚而詩騷之體盡矣

案郭璞遊仙詩引用太一玉英列仙傳抱朴子  
十洲記孫綽許詢詩無入選者觀綽遊天台山  
賦用法華經維摩經百法論大智度論及江淹  
擬許徵君自序詩可概見也

李康運命論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大寶  
箴用之

李善注文選詳且博矣然猶有遺缺嘗觀楊荊州誄謂

督勲勞不引左氏謂篤不忘執友之心不引曲禮執友稱其仁

李華云于寶著論近王化根原謂晉紀論以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

于寶論晉之創業立本固異於先代後之作史者不能爲此言也可謂直矣

李善精于文選爲注解因以講授謂之文選學少陵有詩云續兒誦文選又訓其子熟精文選理蓋選學自成一家江南進士試天雞弄和風詩以爾雅天雞有二問

之主司其精如此故曰文選爛秀才半熙豐之後士以穿鑿談經而選學廢矣

案文選爛秀才半一語又見老學菴筆記雪浪軒日記

瓊赤玉也雪賦林挺瓊樹注以爲誤

文選安陸王碑云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奕秋見孟子儲字未詳蓋亦善奕之人注謂儲蓄精思非也

集古錄跋謂樂毅論與文選所載時時不同文章正宗謂崔實政論列於選今考文選無此二篇皆筆誤也



案崔實政論有五卷不可以篇言

宋景文云賈誼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考之漢史無鄧通譖賈生之事蓋誤

案此本風俗通義選注弔屈原文引之別有詳考在質疑

文選注五言自李陵始文心雕龍云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則五言久矣

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驅馬上東門遊戲

宛與洛辭兼東都非盡是乘作文心雕龍云孤竹一篇  
傳毅之詞

陸務觀記東坡詩翠欲流謂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愚  
案嵇叔夜琴賦云新衣翠粲李周翰注翠粲鮮色李善  
注引子虛賦翕呬翠粲張揖曰翠粲衣聲漢書作萃蔡  
萃音翠班婕妤賦紛綵繚兮紈素聲其義一也以鮮明爲  
翠乃古語

曹操夫人與楊彪夫人書送房子官縣百斤古文苑誤  
爲官錦而注者妄解案魏都賦縣續房子晉陽秋有司

奏調房子睢陽縣武帝不許水經注房子城西出白土  
可用濯縣

王巾字簡栖作頭陀寺碑說文通釋以爲王巾

王簡栖頭陀寺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鑿注云魯莊  
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瑞應經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  
佛從右脅墜地卽行七步案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  
卯夜恒星不見正義云於是時周之四月則夏之仲春  
杜氏以長歷校之知辛卯是四月五日也以是考之夜  
明星不見乃二月五日非四月八日也蓋陋儒之佞佛

者傳會爲此說

西門豹史記 陶彭澤非祖桓公 蕭傳 古詩

十九首

閻若璩困學紀聞勘本曰河渠書以引漳水溉鄴爲西門豹余謂西門豹當魏文侯時史起當襄王時皆爲鄴令皆鑿十二渠利民故左思魏都賦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括地志亦云爾

王氏應麟曰無忝乃祖一陶淵明而已若璩案見子詠有辯一篇曰自昭明太子誤讀陶命子詩其五章云桓

桓長沙伊勲伊德其六章云肅矣我祖惠和千里於皇  
仁考淡焉虛止以祖與考繫於陶侃之下遂作淵明傳  
曰曾祖侃晉大司馬又曰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  
身後代若以淵明高隱不出爲承其先志也者不知其  
實不爾此詩第一章原陶姓出自唐昌於周二章隱于  
戰國顯于漢初功臣陶舍三章舍之子青爲孝景丞相  
四章則言枝分派別直至晉有長沙公出五章實言長  
沙勲德六章方挽到自已祖考細玩自明更參以贈長  
沙公詩序云長沙公與子爲族族是一句祖同出大司

馬昭穆既遠已爲路人經過潯陽臨別贈此大司馬當作右司馬卽漢高時功臣舍丞相青之父惟誤稱大司馬侃贈大司馬者也昭明認作侃以此爲淵明曾祖果真出於侃此襲公爵者方爲吾從祖昆弟之子豈得曰昭穆既遠已爲路人哉詩云同源分流人易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初正指在漢初而言且侃廬江郡潯陽人淵明潯陽郡柴桑人其址貫亦不同或曰陶氏家譜以岱爲淵明祖案晉書陶潛列傳祖茂武昌太守此與惠和千里之語合岱則侃十七子中之一子官散騎侍

郎非太守也家譜多不足信余因援正史及所自著詩  
正之如此或曰朱子亦稱淵明無忝乃祖賢于王謝後  
人子必苦辯之與近日傳占衡永初甲子辯謂陶十題  
甲子皆是晉年不著晉號沈約李延壽說並非此古今  
傳陶二段佳話一切將抹殺乎余曰占衡有言史文本  
集歲月炳然前後可考胸次磊落隨意書年陶何必藉  
此爲佳話乎余亦謂淵明自有祖何必藉侃而後重也  
哉詠又曰案淵明孟府君傳君諱嘉娶大司馬長沙桓  
公陶侃第十女此豈稱其曾祖之辭哉







琴賦八曲

蘇軾荅劉沔書曰梁蕭統文選世以爲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于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略陳所夢之因如子虛無是公相與問荅皆賦矣而統謂之敘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辭句儂淺正齊梁閒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人而統不悟劉子元獨知之識眞者少蓋從古所病也

志林云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五臣者眞俚儒

之荒陋者也而世以爲勝善亦謬矣謝瞻張子房詩云  
苛厲暴三殤此禮所謂上中下殤言暴秦無道戮及孥  
稚也而乃引苛政猛於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於是謂  
夫與父爲殤嵇中散琴賦云閒遼故音痺弦長故徽鳴  
所謂痺者猶今俗云敝聲也敝音鮮出羯鼓錄兩弦之  
閒遠則有敝故曰閒遼弦鳴云者今之所謂泛聲也弦  
虛而不按乃可按故云弦長而徽鳴也五臣皆不曉妄  
注又琴賦云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鷓鴣游絃  
中散作廣陵散一名止息此特一曲耳而注云八曲其

他淺妄可笑者極多以其不足道故略之

案李注琴賦微鳴作徽鳴又云廣陵等曲今竝  
猶存未詳所起

### 宗衮 主臣

洪邁容齋隨筆曰選中謝元暉和王融詩云阡危賴宗  
衮微管寄明牧正謂謝安謝元安石於元暉爲遠祖以  
其爲相故曰宗衮而李周翰注曰宗衮謂王導導與融  
同宗言晉國臨危賴王導而被苻堅牧謂謝元亦同破  
堅者夫以宗衮爲王導固可笑然猶以和王融之故微

爲有說至以導爲與謝元同破苻堅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而狂妄注書所謂小兒強解事也唯李善注得之容齋四筆曰任昉奏彈曹景宗曰景宗卽主臣漢文帝問陳平決獄錢穀平謝曰主臣史記漢書竝同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文穎曰猶今言死罪也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皇恐之詞李善捨漢史所書而引王隱晉書庾純自劾曰醉酒荒迷昏亂儀度卽主臣謹案河南尹庾純云云以主爲句則臣當下讀殊爲非是不知所謂某人卽主有何義哉

平楚

唐子西語錄曰謝元暉詩云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  
平楚猶平野也呂延濟乃用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謂楚  
木叢便覺意象殊窘

案楊升菴詩話云楚叢木也登高望遠見木杪  
如平地故云平楚猶詩所謂平林也陸機詩安  
轡遵平莽謝語本此唐詩燕掠平蕪去又遊絲  
蕩平綠又因謝詩而衍之也升菴亦以木言然  
觀呂氏之注固未必知是解耳卽子西以楚字

直代野字豈如楊說之精

文選不錄何遜 文選著作人名

晁公武讀書志曰文選三十卷竇常謂統著文選以何遜在世不錄其文蓋其人旣往而後其文克定故所錄皆前人作也唐李善集注析爲六十卷其子邕更加以義釋解精於五臣今釋事加義者兩存焉蘇子瞻嘗讀善注而嘉之故近世復存

文選著作人名三卷唐常寶鼎撰纂文選所集文章著作人姓名鄉里行事及其述作之意

六臣注 古文苑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曰五臣注文選後人并李善元注合爲一書名六臣注凡六十卷東坡謂五臣乃俚儒之荒陋者反不及善如謝瞻詩苛慝暴三殤引苛政猛於虎以父與夫爲殤非是然此說乃本於善也

古文苑九卷不知何人集皆漢以來遺文史傳及文選所無者世傳孫洙巨源於佛寺經龕中得之唐人所藏韓无咎類次爲九卷刻之婺州中興書目有孔道文苑非此書孔道晉人本書百卷惟存十九卷耳



文選棄餘

劉克莊

字潛夫號後村蒲陽人

曰徐陵所序玉臺新詠十卷皆文

選所棄餘也六朝人少全集惟賴此書略見一二然尚  
好不出月露氣骨不脫脂粉雅人莊士見之廢卷昔坡  
公笑蕭統之陋以陵觀之愈陋于統如沈休文六憶之  
類其褻慢有甚於香奩花閒者然則自國風楚詞而後  
固當繼以選詩不易之論也

文選理學權輿卷六

三九讀書記齋叢書甲

文選理學權輿卷六

文選理學權輿卷七

錢塘汪師

前賢評論

肯母 鶴書 霍霍霏霏 盤盂

亂曰 連珠 竭來 品庶每生 溫蠖 葩

听然蹶然 虬費 睢刺 主臣 淹數 窟

窀 啗齧嗽獲 可儀 于遮 誰何 扶於

東汜西汜 格澤欂櫨 隙駟 恢台 八川

五河 夷庚 大宅 薛蜀 畢方 齊斧 藉



方以智通雅曰七發之肯母乃胥母山也戚伯著碑作肯馮煥詔作謂韓非子作肯

文選鶴書注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詔版所用在漢謂之尺一簡自秦廢古文漢教學童并藁書楷書懸針垂露飛白偃波鶴頭芝英倒薤等二十餘種之勢因事生變也

文選雪賦霏霏霏霏音雖晉石崇傳論春畦霏靡梁書武陵王紀傳殿柱生花霏靡可愛蓋霍霍從佳佳本職迫切唯誰睢雖等從之應有妾音其音鶴者因與雀

近也故擢因摧鶴因鶴而得其音後人沿習說文聞霍音芟則以爲奇卽雪賦之霍霍今作霍霍亦以霍讀之而不考其本注音雖矣

邯鄲書目曰孔叢子一名盤孟取事雜也嘉祐四年宋咸上注賜三品服子止云孔鮒撰孔臧以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漢志儒家雜家各載之又云鮒或名甲而田蚡學盤孟書注應劭曰黃帝史孔甲銘也文選注引七略云盤孟書黃帝史孔甲爲之而人遂以附會孔叢子文選家有副書任彥昇爲蕭揚州作薦士表指班旂傳賜以祕書之

副春官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注康成曰副寫藏之今稱正本副本

屈原用亂曰賈生用諄曰史記作訊曰劉向用歎曰此猶章句論解之家在漢曰故曰林曰微曰箋曰注曰疏曰解曰通然後人各以意名書而楚詞尚守此數法歷至今日無別創者其曰永言之道近於性情乎國語指那頌卒章爲亂辭摘小宛首章爲篇目左傳所引數章之末謂之卒章一章之末句亦謂之卒章

連珠始於韓子文章辨體連珠體陸機演之陳證黃芳





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伐殷也膠鬲曰謁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升菴曰謁猶益也以益而來爲更勝鄭氏曰謁忽也忽與謁同韻不惟其義通其音亦近矣謁而歸與膠鬲之言謁去皆以忽訓爲順文選注劉向七言曰謁來歸耕水自疎顏延年秋胡詩曰謁來空復辭亦作忽來解佳按謁從何來何轉入聲是矣得其原又奚爭益與忽

賈誼賦品庶每生孟康注每生貪生也班固敘傳每生有旤又後漢孔融贊曰豈有圓剋委曲可以每其生哉

史記作品庶馮生馮猶憑河之憑一往憑恃之意也方言憑蘇苛怒也楚曰憑天問曰康回憑怒蓋憑恃卽有怒意淮南帽憑而爲義言冒昧憑恃而爲之則每生有冒生昧生之義古尚書昧昧與梅梅媒媒每每通聲古人以聲狀義多半如此

楚詞漁父篇安能以皓皓之白而受世俗之塵埃乎史記作溫蠖朱子曰白音薄與蠖叶韻然或漢時楚人改之必當時解溫蠖爲塵埃也智謂北人讀白爲幫該切則正與埃叶不必以此正史記之是也甘泉賦天子璇

題玉英淵蛸螻濩之中注屋中深廣也黃公紹曰刻鏤  
貌此言溫螻者溫去聲言塵滓深曲之狀也郝氏謂溫  
螻之合音爲汚

幽通賦滔滔而不能兮卒捐身乎世甌注葩避也一本

作腓此亦悖字之義

履按漢書作毋斐  
德薄也與菲同

呂安謂嵇康我輩稍有菜色反爲肉食輩所哂通作听  
上林賦無是听然而笑注作齟齬本也又通作唎晉書  
王猛辭司徒疏田千秋一言致相匈奴唎之又通作矧  
曲禮笑不至矧注齒本也大笑則見宋書王宏傳孫叔

未進優孟見攷又通作鞮音莊子桓公鞮然而笑一本

作鞮左思東吳王孫鞮然而哈竝與哂通此字當從說

文之攷爲正笑不壞面也通作矧別作哂唎听鞮鞮通

作哈楚人謂相笑爲哈楚詞曰衆咷所哈舊音胎余按

卽是哂字古台音怡觀今治怡之音則可想矣

太冲吳都賦簡其華質則虺費綿績呂延濟曰虺費依

稀也按方言貪而不施曰虺或謂之齋虺音意漢書不

足以壹費譌爲虺方言臚造而左思采獲之耳

南都賦天地之雕刺太史公書私心刺謬劉向傳朝臣

舛午膠戾乖刺此數刺字皆讀如諡法之刺從東從力  
音卽達切與刺字不同刺繡刺面刺船皆七迹切謁人  
名刺則音次以刺刺別之

陳平謝曰主臣注主擊也臣服也言擊服惶恐也此說  
甚曲智謂發語敬謝之詞猶主在上臣在下自然敬恐  
也凡夫曰當是草書皇恐二字譌爲主臣

按此條非論文選而前人論選注每及此可互  
相證明

淹數言遲速也數讀如速曾子問不知其已之遲數注

讀爲速集韻曰速古作警籀作邀通作數賈誼賦淹數  
之度是也

咄喑音宙窳晉書咄嗟而辨集韻作咋喑古樂府作咄  
喑孫權見呂蒙病中咄喑靈光殿賦綠房紫葍宙窳垂  
珠潘岳芙蓉賦宙窳星羅韓信傳意烏猝嗟卽喑啞叱  
咤也嗟從差本可差去聲而人忘之因所習深耳劉貢  
父以司空圖咄喑而辨斷石崇之咄嗟而辨爲誤則又  
拘泥可笑

啗齧噉獲卽噉喑之聲而痛言之也此見宋玉風賦蓋

形容小民被雌風愁病中風促口嚼齒之聲狀也漢灌夫傳齧舌自殺史作齮舌通作咋荅客難曰狐豚之咋虎此齧之本字也風賦語意齧因啗聲獲卽噬聲言其啗齒欲啗促口噴嚏累而狀之古人無此成語自玉輩創撰下字之驚厲痛切如此

心儀心擬也切儼猶比擬也漢外戚傳皆心儀霍將軍女儀音螿卽心擬也高唐賦殊爲物類之可儀與互折曾累叶則亦音擬擬議有揣度準擬之意故有比擬借擬之意通作比儼舞賦經營切儼記曰儼人必於其倫

食貨志遠方之能疑者竝舉而爭起師古曰疑讀曰擬  
蘇秦傳疑于王者從擬轉疑疑故儀禮疑立即疑立禮  
記疑丞卽凝丞

哀六年公羊傳于諸其家何休注于諸寘也齊人語也  
六飲疏曰紀莒之間名諸爲濫內則桃諸梅諸言乾蕃  
者曰諸賈誼偏諸礪也光武紀諸于半臂也相如賦于  
遮注曲名亦于諸之音也智謂諸者古人語詞猶今之  
言這言著也著又轉而爲子今吳人多曰子是也

過秦論曰陳利兵而誰何音苛苛細詰問也漢有大誰



卒師古曰大誰主問非常之人有大誰長黃圖曰王褒帶劔入北司馬門至非常室中乃公車大誰也集韻或作譙亦作譙史記衛綰傳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注譙音誰呵音何以譙呵爲怒讓此言不誰何但不問之而已漢書作不孰何武帝冊曰孰之復之應劭以誰何爲掌謹呵者後學輒改此書誰字爲謹違本文矣貴與說史記上林賦垂條扶於郭璞曰扶於猶扶疎也五臣本竟作扶疎疎乃俗字故李善改作疎字昔和人於字用相於自於已竟而容議無扶於字以所見近本作扶疎

也

按五臣改疏爲疎此乃云李氏改五臣本誤矣  
又按通雅譚語重言其論文選字句尤多然多  
形容擬議之詞故不盡錄

文選用東汜西汜西流南流皆因濛汜造語予建用南  
流謂南陸

格澤音鶴鐸相如大人賦建格澤之脩竿張揖曰格澤氣如  
火狀黃白色起地至天下大上銳天文志云旬始出入  
斗旁如雄雞其怒青黑色象伏螿李奇云怒當音帑習

灼曰帑雌也或曰怒則色青宋均云怒則芒角刺出河  
圖稽耀鉤曰填星散爲旬始主招橫春秋合誠圖曰旬  
始主兵爭春秋考異郵曰旬始照其下必有滅主楚詞  
造旬始而觀清都注者又謂之皇天名文選東京賦欃  
槍旬始羣兇靡遺明以爲妖星妖氣而召茲羣慝也張  
伯起乃謂欃槍見浹旬始退卓微甫注藻林又以旬始  
爲皇天之居此又譌矣

劉孝標荅劉沼書曰隙駟不留李善注曰墨子言人之  
生乎地上辟猶駟之過隙二世謂趙高曰人生居世閒

如騁六驥過決隙也

按三年之喪若駟之過隙禮記有之奈何引子  
史而不及此

山谷跋希圓禹廟詩高閣無恢台直言無暑氣耳楚詞  
恢台之長夏恢大也台胎也爾雅曰夏爲長羸卽恢台  
也高閣無長羸可乎智按恢台猶說文灰矣也言火氣  
也猶炎燁也文選注引國語曰水無沈氣火無炎燁音  
補延切蜀王衍立當面廚烹燁傅毅舞賦舒恢矣之廣  
度其義大也而字以矣蓋火氣發揚卽有動盪廣大之

意希圓詩自不佳然於恢台之本訓却合山谷主大胎之說反謬

上林賦敘水八川東注太湖郭璞江賦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瀚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江之五湖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爲三入于震澤後爲北江而入於海此皆未詳考

夷庚平路一曰往來要道也左傳以塞夷庚繁欽辨惑吳人以舟楫爲輿馬巨海爲夷庚陸機辨亡旋皇輿於夷庚詩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是以庚爲道也

大宅面王也內經言面玉面部也黃庭經曰靈宅既清  
玉帝遊梁邱子注曰面爲靈宅一名尺宅大洞經曰面  
爲尺宅或作赤澤七發曰滿子大宅泰之揣枚乘在漢  
已見道書而李善等不詳所出

薛燭說劒者抱朴子作薛灼文選注薛蜀

尸子木之精爲畢方一作必方淮南注木精如鳥一足  
方朔所對卽此也見則邑有譌火薛綜注東京賦魃螫  
小兒鬼畢方老父神如鳥一足銜火作災陳後主時一  
足鳥集殿以觜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成灰

魏志凡將出必齋戒之廟受斧故名齋斧本因資斧或作齋斧故沿立此名陳琳檄孫權要領不足以膏齊斧毛脩之傳使齊斧停柯又宋前廢帝資鈇電斷是也智按陸德明釋文旅卦得其資斧于夏及衆家竝作齊斧張軌云齊斧蓋黃鉞斧也張晏曰整齊也應邵曰齊利也虞喜志林曰齊當作齋齋戒入廟而受斧下卦同因此附會之說北朝耳食而立事制遂爲典故出處

漢置藉田倉以給粢盛置令丞古甸師也唐宋曰神倉縣邑常以乙未祀先農先農神農也晉志漢儀縣邑以

乙日祀先農乃耕於乙地東京賦注帝藉田在國之辰地親耕乘芝車青衣幘按辰方卽乙方今六王家以寅納甲辰納乙而空子午卯酉是也

文選笛賦曲肩之繁會卽曲引京山謂醕媵皆引肩則不必矣引與肩通又轉爲豔又轉爲鹽鹽卽曲之艷也

呂覽曰帝嘗令人作鼙鼓之樂鞞舞當不起自漢也隋志

曰鞞舞漢巴渝舞也古新成安樂宮辭曰盤鼓鍾聲張衡舞賦盤

鼓煥以駢羅李善云般鼓之舞似舞人更迭蹈之而爲舞節則鞞舞自是一舞非巴渝明矣



鞞舞漢曲至晉加以以杯謂之世寧舞平子賦歷七盤而屣躡王粲釋云七鞞陳於廣庭鮑昭云七鞞起長袖鞞與盤通太康中手接盃盤而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杯盤今京師猶有舞翠盤及打碟子之戲

王褒頌曰伯牙操遞鐘卽編鐘也隋盧賁曰周武克殷得鶉火天駟之應其音用七漢加應鐘故十六枚而在一簋鄭元注周禮以二八爲十六簋諸儒泥八音加倍非也智按十二律正倍合二十四聲後以不能盡用存十二律加四清聲合爲十六今宮譜北曲亦十六調可

證也

洞簫本是筒簫說文筒通簫也徒弄切簫本編排而成  
形象鳳尾曰鳳簫爾雅所謂言也後加作管筒乃單竹  
故通簫後乃通作洞簫王子淵作洞簫賦

馬融笛賦裁以當籥李善注籥馬策也裁笛以當馬籥  
便易持夢溪筆談曰籥管也古人謂樂之管爲籥故潘  
岳笙賦云脩籥內辟餘簫外透裁以當籥者餘器多裁  
衆籥以成音此笛當裁一籥五音皆具不假繁猥所以  
便而易持也升菴引此元瑞譏其全鈔西溪叢話云當

作槌不當作籟智按籟槌音義皆同因有方言而後造此字馬鞭名之笛管亦名之何碍乎必欲改槌字以別又可笑矣有雅笛有羌笛周禮笙師掌教羌笛融所賦長笛空洞無底刻其上孔五孔一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李善注七孔長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橫笛太常鼓吹部中之橫吹也融賦曰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沈約宋書亦云京房備其五音周禮笙師注杜子春云籟乃今時所吹五空竹籟今三禮圖正橫設而有五孔此雅笛也後

乃增爲六又增爲七

王褒洞簫賦挹柄擻擻順敘卑迭柄音女立切擻烏協切擻卽捻五臣作屨於墨莊漫錄引連昌宮詞李暮屨笛傍宮牆屨見玉篇指按於笛曰屨智謂屨乃屨譌而張子賢以爲奇耶

子雲長楊賦燒爚蠡張旻曰乾酪母也此是臆說別無出處智按說文蠡瓢也方言蠡或謂之瓢周禮瓢齋集韻一作蠡蠡爚從冫儀禮有扁冫謂幕冫也董道叔綠鼎銘有冫彝尊鼎說者謂以木橫貫鼎而舉之謂冫此

解亦拙矣今作爍蓋炊器臙盤或紐蓋可舉者類韻略  
有筠箕畚帶也車拘箕謂之箕皆因冪生義從冥者省  
耳呂向曰各部聚落燒之使盡此爲得解何定以爲酪  
母乎

釋名鎬敵也齊謂之鏃關西謂之釘鉸賈誼過秦論銷  
鋒鍤卽鎬也

合蟬連弩也一曰白閒御覽引風俗通白閒古弓名升  
菴謂西都賦招白閒今改作鷗非按上下文知楊牽紐  
筒箭亦連發之箭也王郢東至明州劉巨容以筒箭射

殺之

吳都賦建祀姑注幡名言其幡于也發語蒲口爲姑故爲姑且之詞爲辜負之語

和菜謂之冒七發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注卽七啟元熊青膚之膚隋志山膚水豢雜俎載伊尹干湯言具三羣之蟲又云五味三材九沸九變三鸚七菹具酸楚酪楚苗挫槽山膚大苦或曰山膚石耳之類爾雅藟大苦或曰荼也

長卿賦曰奄閭軒于魏博士周元明以菴爲菴蘭韓詩

及三蒼悉云菴爲芫蔚芫蔚益母艸也又蘭茹苗似大戟而花淡黃淺紅無子根似來蒿斷之汁出乾則凝黑又謂漆頭本草漆頭與菴閭兩載之軒于猶猴薑曰石菴閭卽骨碎補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政太平蔓竹紫脫爲之長生齊民要術曰紫脫北方物孫氏瑞應圖曰紫達王融曲水序紫脫華朱英秀文選注瑞草也宋人進芝賀表用之

澤葵莓苔也蕪城賦澤葵依井苔原作落有臺遲二音

總名莓苔今附土如小松葉者澤葵類也其稍大者名  
長松

芍藥子虛賦作勺藥韓退之鄜城聯句用勺藥注文選  
四見皆音酌略智按文選注文選勺藥之和乃魚肉等物  
爲醢故音酌略豈可咏花而讀酌略乎

韓詩秉蘭注蘭蓮也今人注笏爲蘭蘭蓮音近誤也荷  
一作茄西京賦注茄藕莖也古今注荷一名水芝衍義  
曰千葉者不實今禁中有碧蓮埤雅曰的中青蕙皆倒  
生兩身一成菱荷一滿荷也又生一身爲華按滿卽藕



芟是菱此因舊楚詞注而附會也

結縷胡繩也上林賦云布結縷爾雅傳橫目注一名結縷俗曰鼓箏草師古曰結縷蔓生著地之處皆生細根離騷索胡繩之纏纏胡繩蓋結縷也

爾雅披赜赜一作櫛音衫漢安永初五年春合浦杉葉飛入洛陽以爲瑞嵇含言披杉通志言西域傳蘇國櫛松南都賦注李善曰櫛似柏而香又引山海經注櫻似松柏有刺潛谷以披似杉爲櫛別錄作排神農本經有被子今江楚兩廣呼松爲叢木江北呼杉爲紗木或曰

檄木或曰刺斗指其葉也

陶貞白云白桐卽椅桐陸璣曰白桐宜琴智按詩稱椅桐梓漆古詩云椅桐傾高鳳嵇叔夜琴賦曰惟椅桐之所生古人以椅爲高大疎理之稱故曰椅梓曰椅桐以別於本梓本桐耳古或通指今則專以青桐爲梧桐

太冲蜀都賦先言均莠菜莢後又言蒟醬流味於番禺之鄉六臣注蒟弱爲蒟醬故升菴潛谷因之而誤也劉淵林注是智按常璩巴志蔓有辛蒟蜀志言有蒟給嵇含曰蒟醬畢菱也生于番禺大而紫曰華菱生于番禺

小而青謂之蒟焉蒟子調食故謂醬焉孟奇不知此故  
疑蒟爲醬此因徐廣而誤廣謂木生豈足據乎葦芟卽  
畢撥今爲二種畢芟草生蒟蔓生兩廣呼畱爲葦借字  
也雲南人食檳榔用葦子廣東冬用葦根蒟蒻則鬼芋  
平仲銀杏也吳都賦平仲楛櫜注劉成曰平仲之木實  
白如銀故陳無功沒之上林賦華汜檛櫛五臣注引郭  
璞曰檛平仲木汜當作楓六臣本檛作枰  
君遷子栲栗也子虛賦有栲栗注栲音棹棗也東璧栲棗  
條亦載廣志栲棗卽栲栗西京雜記列栲棗於

棗類非也

上林賦荅榭離支史記作搭榭荔枝本爲馬蘭薜荔  
合溪敬甫俱云從荔三刀荔乃協也其實無此字但以  
力得荔音以附離爲義也

上林賦畱落胥餘六臣作胥邪平子賦用楛杙郭璞曰  
楛杙卽枿櫚智以爲卽椰子嵇含所謂越王頭也檳榔  
稍長者曰大腹李當之曰一名賓門相如賦仁頻卽檳  
榔也六臣注選引仙藥錄曰檳榔一名椶然

曹子建有都蔗詩六帖云張協有都蔗賦吳氏林下偶

談曰甘蔗亦謂之諸蔗智按說文諸諸蔗也箋曰甘蔗  
一名甘藷智以古無麻韻蔗與庶音近故後人合諸蔗  
稱之相如賦諸柘巴且諸柘卽蔗也東方朔說南方有  
甘蔗林皆假作者臆造也

史記相如子虛賦諸柘搏且漢書作諸蔗巴且注搏且  
蘘荷也東璧曰蘘荷一名覆且引說文作菴苴上林作  
搏且大招云醢豚若狗膾苴蓴王逸注曰苴蓴音搏蘘  
荷也孫愐作蓴音粕曰蓴苴大蘘荷名韻會刪之是也  
崔豹曰白曰蘘荷紫曰菴菴葉似蔗根似薑丹鉛錄曰

急就章注蘘荷卽今甘露智按二者迥別蘘荷高五尺  
餘葉似大高粱黍闊二三寸長尺餘而芭蕉葉闊二尺  
長五六尺本高數丈豈相類乎蘘荷抽心紅紫略似紅  
蕉之蓓蕾吾每笑古人說物未工大都此類此子虛語  
東璧引作上林亦誤矣班固改爲巴且卽是芭蕉確證  
且相如旣用諸蔗搏且而又用苾薑蘘荷一手所成上  
呈天子豈有重出者乎此又一確證也

吳都賦枸

苦侯切

椰絲杙注異物志云枸椰如枿欄出廣

州波羅直起無枝古度子從皮出亦是此類

槐不妨名玉樹而甘泉所賦則寶樹也國史異纂言雲陽界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太沖誤譏子雲矣三輔黃圖言甘泉谷北岸有槐今謂玉樹楊震關輔古語云相傳此樹卽子雲所賦長安記云宋人多是此說惟程大昌曰按漢武故事得欒大卽甘泉宮造甲乙帳前庭植玉樹葺珊瑚爲枝以碧玉爲葉花子或青或赤悉以珠玉爲之故顏師古注云玉樹者武帝集衆寶爲之用供神也

以糲爲瑞禾者誤也漢少府有導官主導擇米穀屬大

司農張湯治它獄導官谷永請省導官費用唐因之志  
作導官從禾說文導瑞禾也引封禪書導一莖六穗故  
字林因之誤久矣按相如封禪書導一莖六穗于庖犧  
雙觶共抵之獸犧猶言犧牲之也與導皆虛字若以導  
爲瑞禾則何以對犧字乎陳無功猶引瑞導爲奇趙凡  
夫反謂漢書作導爲誤豈不可笑也

燕麥野稷也爾雅藿雀麥郭注似葵葉小如藜雀麥卽  
燕麥子虛賦箴析苞荔張揖注曰析似燕麥音斯智按  
稷似麥米細尾毛大於莠荒年采食之似稗稍長卽燕



麥也北有種之者五臺僧食之云形長於麥穆天子傳  
爰有莖麥卽燕麥也內經曰阿師

蔓菁四時皆有書曰包匭菁茅孔安國曰菁以爲菹周  
官菁菹鹿麇鄭氏曰蔓菁又名冥精南都賦秋韭冬菁  
注曰韭之華謂之菁則又一菁也

子虛賦蓮藕觚盧注扈魯也智以觚盧卽菰蘆今史記  
本作菰蘆矣言菰菱蘆筍皆可食者也孔明曰東吳菰  
蘆中乃有此人言菰蒲蘆葦閒也扈魯則壺盧矣古人  
壺匏瓠皆通南史文伯畱瓠瓠扁鵲鏡經瓠瓠瓢也陶

隱居作瓠瓢

鵠鶴一聲之轉古書互用詩從子于鵠音鶴叶白石皓  
皓淳于髡獻鵠于楚蒼注卽崔後漢吳良傳贊大儀鵠  
髮注白髮卽鶴髮應休璉與岑文瑜書泥人鶴立于闕  
里曹植表實懷鵠立企佇之心卽鶴立劉孝標辯命論  
龜鵠千歲卽龜鶴法書要錄鶴頭書一作鵠頭書嵇康  
琴賦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音鵠與  
曲叶漢書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作歌名黃鶴又別  
鶴操云雄鵠雌鵠則知鵠卽鶴矣庚桑楚篇伏鵠古鶴

字今武昌黃鶴樓下曰黃鵠磯此確證也古稱鴻鵠舉  
其大者顏師古曰鵠水鳥其聲鵠鵠康成解正鵠之鵠  
爲小鳥難中此皆臆說蓋鵠能遠舉射者視小如大耳  
北山移文蕙帳空今夜鶴怨漢李僊晉食貨志作李僊  
揚摧或作揚擢則知雀霍通矣郝楚望引藝文志鷓冠  
子注以鶴羽爲冠楊脩書對鷓而辭作卽鶴此乃字譌  
鷓鬪死之鳥取爲武冠與鶴豈可混乎  
七發似以鷓雞爲野禽則因鷓字誤用也王褒曰魚瞰  
雞睨李善以爲魚目不睨雞好邪視是也

漢武帝獲麟實鹿之異者相如賦曰射麋脚麟此麟并  
州界有之大小如鹿羅願指此爲麟皆本說文集韻麇  
麇譌

吳都賦猩猩啼而就擒萬萬笑而被格山海經汜林狴  
狴荀子水經注皆同說文成王時州麋獻鬻北人謂土  
麋或作狴狴周書作費費北人謂之吐嚙海內經謂之  
顛俗名山都南康以此名水卽今顛州智按山海經載  
臯陽而別載土麋或隨地異名也漢書注作臯陽張衡  
作臯羊王文考夢賦批麋毅音費蓋指狴今異名疏分

山都與萬作二條豈未考耶

相如賦曰鰓鰈鰈郭璞曰鰓似鰓而黑則鰓類也海魚肉如彘曰鰓今沿海人多脯之其陶隱居所謂鮑乎鰓元鍾切徐廣音娛說文曰魚皮有文出樂浪東曉神雀四年捕輸考工鰈音虔博雅大鰓謂鰈鰈他各切說文曰鰈口魚也

相如賦曰禺禺鰈音楊史記作鮒說文曰鮒似鼈无介有尾無足口在腹下與鮒相類鮒水母目鰈之物今名折頭鰈則福州之銅盆魚也唐韻鰈似鮒四足則單據

郭說也

江賦鯨鯢順時而往還此鯢卽石首魚也一名免魚小者名黃花魚乾曰鯨爾雅翼云鯨與石首魚皆以三八月出

漢口沔縣有二丙穴又嘉州雅州梁山太邑順政諸縣皆有丙穴嘉魚李善注左思賦魚以丙日出穴蜀人呼爲拙魚河陽呼爲鮓音魚山海經諸鉤山鯨魚郭璞曰卽鮓魚梧州江亦出嘉魚范成大言桂林出竹魚形味似之則竹魚卽嘉魚也

爾雅比目魚名鰈吳都賦曰魴上林賦曰魴劉淵林以此爲王餘誤矣魴卽魴魴卽鰈也

古或以珠爲寶稱故廣雅與張銑注西京皆以珊瑚爲珠不則如孟奇所笑矣

西京雜記引董仲舒曰火至陽而有涼燄又抱朴子曰火體宜熾而有蕭邱之寒燄劉子從化篇亦言蕭邱寒燄今海水以杖擊之火星勃然此周密說木元虛海賦云陰火潛然海晦則波如火元微之詩海夜火燐燐

形容短矮曰逦文選有逦脆之語唐書王伾傳形容逦

陋音七禾切

畫音注 太原 慎寵 鴛鴦 孤露 蘧墳

非有先生傳 賦假往事 辨亡論 稱公 甲

子紀日 屈子庚寅日生 日稱日子 文昌殿

鐘銘 犍并恆褐 平原厭次 詩無題 重韻

神女賦七言 詩改古事 淮泗不入江 功

臣頌誤 瓜分 秦趙 二名用一字 稱祖父

字 廟諱 兼舉一字 文君 臣屋稱殿 郡

縣稱朝 臣稱大漸 巫咸 湘君 瑤姬宓妃



秦亡蹇叔 秦軍三敗 蒯萼 郵允 諡

幹 繁休伯 子虛賦 韋孟詩 解嘲誤字

趙李 頻繁 出師表 禍福 稽首頓首 驢

羸 泰山治鬼 招魂寓言 吳會 誰何 么

桑梓

顧炎武日知錄曰易雜卦傳晉晝也明夷誅也一言晝  
一言誅取其音協耳晝古音注易林及張衡西京賦竝  
同

司馬相如上林賦布獲閔澤延蔓太原阮籍東平賦長

風振厲蕭條太原高平曰原蓋古人之通稱也

春秋時鄭裨竈魯梓慎最明天文

裨見昭十八年傳論鄭火梓見昭七年論

公適楚又昭二十四年論日食

亦有時而失之也思元賦曰慎竈顯以

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

爾雅舒雁鶩注今江東呼鳴鳴卽鴛字古加字讀如哥

詩君子偕老之珈東山之嘉竝與何爲韻方言雁自關

而東謂之訶鶩司馬相如子虛賦弋白鵠連鴛鶩雙鶻

下元鶴加上林賦鴻鵠鵠鴛鶩屬玉張衡西京賦鴛

鶩鴻鶻南都賦鴻鵠鴛鶩

魏晉間人以父亡爲孤露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少加孤露趙彥深見母自陳幼小孤露亦謂之偏露唐孟浩  
然送莫氏甥詩平生早偏露

漢人以宗廟之禮移於陵墓有庶民而祭古賢人之墓者曹昭東征賦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饗其邱墳文選作尚水經注作饗

不當作史之職無爲人立傳者梁任昉文章緣起言傳始於東方朔作非有先生傳是以寓言而謂之傳

案選歸論體稱非有先生論不稱傳

古人爲賦多假設之辭序述往事子虛亡是公烏有先生之文已肇始於相如矣謝莊月賦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又曰抽毫進牘以命仲宣按王粲以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亦是歲也至明帝太和六年植封陳王豈可掎摭史傳以議此賦之不合哉長門賦云陳皇后復得幸者亦本無其事陳后復幸之云正如馬融長笛賦所謂屈平適樂園介推還受祿也長門賦乃後人託名之作相如以元狩五年卒安得言孝武皇帝哉

古文未正之隱陸機辨亡論其稱晉軍上篇謂之王師  
下篇謂之彊寇

西都賦李善注公御史大夫將軍通稱也按後漢書獻  
帝謂御史大夫郗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耶是御史大  
夫得稱公也

爾雅疏曰命至癸爲十日日爲陽寅至丑爲十二辰辰  
爲陰此二十二名古人用以紀日不以紀歲歲則自有  
闕逢至昭陽十名爲歲陽攝提格至赤奮若十二名爲  
歲名後人謂命子歲癸亥歲非古也自漢以前初不假

借賈誼鵬賦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服集  
予舍

楚辭攝提貞于孟陬兮維庚寅吾以降攝提歲也孟陬  
月也庚寅日也屈子以寅年寅月庚寅日生王逸章句  
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正月爲陬言巳以太歲  
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是也或謂攝  
提星名天官書所謂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者非也豈  
有自述其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者哉  
古無一日分爲十二時之說洪範言歲月日不言時屈

子自序其生年月日不及時呂才祿命書亦止言年月

日不及時

宋後乃有八字見五雜俎

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李周翰注日子發檄時也漢人未有稱夜半爲子時者誤矣古人文字年月之下必繫以期必言朔之第幾日而又繫之干支故曰朔日子也宋書禮志年月朔日命子尚書令某命下此古文移之式也陳琳檄文但省一命字耳時有十二而但稱子猶之干支有六十而但稱命子也

魏都賦劉良注文昌殿前有鐘其銘曰惟魏四年歲次

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犍賓鐘魏四年者曹操爲魏公之四年漢獻帝之建安二十一年也

地名割用一字漢已有之史記貨殖傳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注云勃海碣石常璩華陽國志分巴割蜀以成犍廣是犍爲廣漢二郡左思蜀都賦跨躡犍牂是犍爲牂牁二郡魏都賦恆碣碣於青霄是恆山碣石二山

東方朔畫像贊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此郡國改名



之例

五言之興始自漢魏而十九首竝無題郊祀歌饒歌曲各以篇首字爲題又如王曹皆有七哀而不必同其情六子皆有雜詩而不必同其義則亦猶之十九首也唐人以詩取士始有命題分韻之法

古人不忌重韻蘇武骨肉緣枝葉一首二人字結髮爲夫婦一首一時字陳思王棄婦詞二庭字二靈字二鳴字二成字二寧字阮籍詠懷詩灼灼西墮日一首二歸字張協雜詩黑蜨躍重淵一首二生字謝靈運君子有

所思行二歸字任昉哭范僕射詩二生字三情字沈約  
鍾山詩二足字潘岳秋興賦獨展轉于華省慨俛首而  
自省用二省字諸葛孔明梁父吟云田疆古冶子又云  
國相齊晏子用二子字今本或改作古冶氏失之矣  
昔人謂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卽是七言詩余考七言之  
與自漢以前固多有之宋玉神女賦羅紈綺纈盛文章  
極服妙絲照萬方

陳思王上書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注謂赦  
盜馬秦穆公事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趙至

與嵇茂齊書梁生適越登岳長謠梁鴻本適吳而以爲越者吳爲越所滅也謝靈運詩弦高犒晉師仲連卻秦軍弦高所犒者秦師而改爲晉以避下秦字則舛而陋矣

郭璞江賦總括漢泗兼包淮湘淮泗竝不入江豈因孟子子而誤耶

陸機漢高帝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媪來歸乃不考史書之誤漢儀注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後於小黃作陵廟本紀五年卽皇帝位于汜水之陽追尊先媪爲昭靈夫

人則其先亡可知而十年有太上皇后崩乃太上皇崩之誤文重書而未刪也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竝無皇媪

瓜分字見史記虞卿傳漢書賈誼傳趙宦光說文長箋云瓜當作瓜然則鮑昭蕪城賦所謂竟瓜剖而豆分古人不知識字耶

史記秦本紀太史公曰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爲趙氏陸賈傳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索隱曰案韋昭云秦伯翳後與趙同出蜚廉造父有功周穆王封之趙由此

一姓趙氏漢書武五子傳趙氏無炊火焉韋昭曰趙秦之別氏南越傳蒼梧秦王晉灼曰秦王卽趙先也趙本與秦同姓故曰秦王淮南子亦稱秦始皇爲趙政三國志陳思王上疏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文選王融策秀才文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左思魏都賦二嬴之所曾聆皆以同祖互稱也

晉侯重耳之名見于經而定四年祝佗述踐土之盟其載書止曰晉重豈古人二名可但稱其一歟班固幽通賦重醉行而自耦潘岳西征賦重戮帶以定襄文公名

止用一字本于踐土載書却非剪截古人名字之比至  
潘岳爲關中詩云紛紜齊萬馬汧督誅云齊萬哮鬪則  
不通矣豈有以齊萬年爲齊萬者耶若梁王彤爲征西  
大將軍而詩云桓桓梁征尤不成語司馬遷報任安書  
周魏見辜周周勃魏魏其侯竇嬰也揚雄長楊賦乃命  
驃衛驃驃騎將軍霍去病衛大將軍衛青也班固幽通  
賦周賈盪而貢憤周莊周賈賈諛也又幽通賦巨滔天  
而泯夏王莽字巨君止用一巨字此體後漢人已開之  
矣

子孫得稱祖父之字子稱父字屈原之言朕皇考曰伯庸是也孫稱祖字子思之言仲尼祖述堯舜是也

漢孝惠帝諱盈說苑敬慎篇引易天道虧盈而益謙四句盈字皆作滿在七世之內故也若李陵詩獨有盈觴

酒枚乘柳賦盈玉縹之清酒

載古文苑

又詩盈盈一水間

玉臺

新詠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諱又可知其為後人之

擬作而不出于西京矣

李陵詩不當用盈字容齋隨筆論之

史文有一人而兼舉名字如子玉得臣百里孟明視之類已於左傳見之

阜陶庭堅亦一人兩稱

若駢儷之文必無重出

而亦有一二偶見者劉琨贈盧諶詩宣尼悲獲麟西狩  
涕孔某謝惠連秋懷詩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沈約  
宋書恩倖傳論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  
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皆一人而兼舉其名字也古詩  
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下一與字竟以公輸魯班爲  
二人則不通矣

稱周文王爲文君張衡思元賦文君爲我端著兮利飛  
遁以保名稱晉文公爲文君楚詞惜往日介子忠而立  
枯兮文君寤而追求



左思魏都賦都護之堂殿居綺窗是人臣亦得稱殿也

漢人有以郡守之尊稱爲本朝者郭究碑尹宙碑亦謂之郡朝

後漢書劉府朝晉書劉亦有以縣令而稱朝潘岳爲長安

令其西征賦曰勵疲鈍以臨朝是也

人臣稱大漸列子李梁得疾七日大漸齊王儉褚淵碑

文大漸彌畱任昉竟陵王行狀大漸彌畱沈約安陸王

碑文歛焉大漸

巫咸爲商賢相後人言巫鬼者假託其名離騷云巫咸

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枚乘七發扁鵲治內巫咸治



名曰瑤姬

李善高唐賦注引襄陽耆舊傳曰赤

妃陳思王之寄興也而如淳以為伏羲氏之女

漢書音義伏羲

氏之女溺  
雒水為神

潘岳太宰魯武公誅秦亡蹇叔春者不相蹇叔之亡不

見於書必百里奚之誤也呂氏春秋蹇叔有子曰申與

視注申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皆蹇叔子也按孟明視

百里奚之子

左傳僖十五年涉河侯車敗解曰秦伯之軍涉河則晉

侯車敗非也秦師及韓晉尚未出何得言晉侯車敗當

是秦伯之車敗故穆公以為不詳而詰之耳此二句乃事實非卜人之言若下文所云不敗何待則謂晉敗古人用字自不相蒙三敗及韓當依正義引劉炫之說是秦伯之軍三敗

考工記輪人註鄭司農云掣讀如紛容掣參之掣正義

曰此蓋有文今檢未得今按司馬相如上林賦云紛溶

荀參猗柅從風字作荀音蕭宋玉九辯荀櫛參之可哀

京賦鬱鬱葳蕤葑櫛而上文既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註鄭

司農云迤讀為倚移從風之移正義則曰引司馬相如

上林賦疏其下句忘其上句蓋諸儒疏義不出一人之手

古人以尤爲郵賈誼傳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盧諶贈劉琨詩眷同尤良用乏驥驟李善引杜氏左傳註郵無恤王良也尤與郵古字通

孟嘗君傳嬰卒諡爲靖郭君以號爲諡猶之以氏爲姓皆漢初時人語也呂不韋傳諡爲帝太后與此同王褒賦幸得謚爲洞簫兮亦是作號字用

賈生傳幹棄周鼎兮而寶康瓠應劭曰幹音莞莞轉也

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索隱曰幹音烏活反幹轉也義同而音異說文幹蠡柄也從斗軌聲按軌字古案切頁諛服鳥賦云幹流而遷張華勵志詩云大儀幹運皆爲轉也楚詞云筦維焉繫此義與幹同字卽爲筦故知幹管二音不殊近代流俗音烏括切非也

繁音婆文選繁休伯呂向音步何反按左傳定四年殷民七族繁氏陳湯傳御史大夫繁延壽

子虛之賦乃游梁時作當是侈梁王田獵之事而爲言耳後更爲楚稱齊難而歸之天子則非當日之本文矣

若但如今所載子虛之言不成一篇結構

韋賢傳歲月其徂年其逮耆於昔君子庶顯于後孟自言年老慕昔之君子垂令名於後欲王信老成之言而用之也在鄒詩曰旣耆且陋則此爲孟之自述可知

解嘲篇中欲談者宛舌而固聱固乃同之誤東方朔割名于細君名乃我之誤有文選可證而必欲訓之爲固爲名此小顏之癖也

阮嗣宗詠懷詩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顏延年注趙漢成帝后趙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按成帝時自有

趙李漢書谷永傳言趙李從微賤專寵外戚傳班婕妤  
進侍者李平得幸亦爲婕妤敘傳班婕妤供養東宮  
進侍者李平爲婕妤而趙飛燕爲皇后自大將軍王薨  
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行則  
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  
滿舉白談笑大噱史傳明白如此而以爲武帝之李夫  
人何哉

案潘延之

興

詩話補遺楊升菴丹鉛餘錄皆嘗

言之而此尤辨晰



蜀志費禕傳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晉書刑法志詔旨  
使問頻繁山濤傳手詔頻煩庾亮讓中書令表頻繁省  
闈出總六軍潘尼贈張正治詩頻繁登二宮陸雲夏府  
君誅頻繁幃幄荅兄平原書錫命頻繁惟費禕山濤二  
傳作煩蓋後人減筆書耳

諸葛亮出師表云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于  
危難之間所謂敗軍乃當陽長坂之敗其云奉命則求  
救于江東也註乃云事見上卷文帝黃初四年非

愛憎憎也得失失也利害害也緩急急也成敗敗也同

異異也羸縮縮也古人之詞寬緩不迫又如禍福禍也  
晉歐陽建臨終詩潛圖密已構成此禍福端

蔡邕獨斷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盜位  
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頓  
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

驢父馬母曰羸馬父驢母曰馱馱李斯上秦王書言駿  
良馱馱鄒陽上梁王書亦云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  
是以為貴重難得之物也司馬相如上林賦蛩蛩驪駮  
馱馱驢羸賈誼弔屈原賦騰駕罷牛兮驂蹇驢則又賤

之爲不堪用也考驢之爲物至漢而名至孝武而得充  
上林至孝靈而貴幸然其種大抵出于塞外自趙武靈  
王騎射之後漸資中國之用

後漢書方術傳許峻自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泰山  
請命烏桓傳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  
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泰山也三國志管輅傳謂其  
弟辰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而古詞怨  
詩行云齊度遊四方各繫泰山錄人間樂未央忽然歸  
東嶽陳思王驅車篇云魂神所繫屬逝者感斯征劉楨

贈五官中郎將詩云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應璩百  
一詩云年命在桑榆東嶽與我期然則鬼論之興其在  
東京之世乎

地獄之說本於宋玉招魂之篇長人土伯則夜叉羅刹  
之倫也爛土雷淵則刀山劍樹之地也雖文人之寓言  
而意已近之矣于是魏晉以下之人遂演其說而附之  
釋氏之書

魏文帝詩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陳思王求自試表  
曰撫劍東顧而心已馳于吳會矣阮籍爲鄭冲勸晉王

箋曰朝服濟江掃除吳會左思魏都賦曰覽麥秀與黍

離可作謠於吳會此不得以為會稽之會也蓋漢初原

有此名

順帝永建四年始分會稽為吳郡漢初安得言吳會稽

如曰吳都云爾

詩室人交徧摧我韓詩作謹六韜令我壘上誰何不絕

史記賈誼過秦論陳利兵而誰何誰謹同何訶同

韓非子王

出而何之賈誼傳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

史記衛綰傳歲餘不譙訶綰漢書

作不孰何綰難曉疑譙譎為誰誰又轉為孰也

一為數之本故可以大名之一年之稱元年長子之稱

元子是也又為數之初故可以小名之骰子之謂一為

么是也爾雅么幼註曰豕子最後生者俗呼爲么豚故  
後人有么膺之稱說文么小也象子初生之形幼字從  
么亦取此義班彪王命論么膺尚不及數子陸機文賦  
猶絃么而徽急竝用此字

容齋隨筆謂小雅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竝無鄉里之說  
而後人文字乃作鄉里事用愚考之張衡南都賦云永  
世克孝懷桑梓焉真人南巡觀舊里焉陳琳爲袁紹檄  
云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肅恭漢  
人之文必有所據齊魯韓三家之詩不傳未可知其說

也胡三省通鑑註桑梓謂其故鄉祖父之所樹者以後鍾會與蔣斌書桑梓之敬古今所敦左思魏都賦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陸機贈弟詩繼其桑梓肆力邱墓贈顧彥先詩眷言懷桑梓無乃將爲魚潘尼贈陸機詩邶邶大邦惟桑與梓潘岳爲賈謐作贈陸機詩旋反桑梓帝弟作弼陸雲答張士然詩感念桑梓域鬢鬢眼中人袁宏三國名臣贊撫翼桑梓息肩江表謝靈運會吟行東方就旅逸梁鴻去桑梓劉峻辨命論居先王之桑梓江淹擬陸平原詩明發眷桑梓則又從南都賦之文而承用之矣

案日知錄引用諸書務在該備無遺以證其言之確當是編專爲選學卽所采錄間有刪節者學者檢勘原書自得其詳也

離騷名義 君子行

宋荆溪吳子良林下偶談曰太史公言離騷者遭憂也離訓遭騷訓憂屈原以此命名其文則賦也故班固藝文志有屈原賦二十五篇梁昭明集文選不併歸賦門而別名之曰騷後人沿襲皆以騷稱可謂無義篇題名義且不知況文乎



文選樂府四首稱古辭不知作者姓氏然君子行李善  
本無之此篇載於曹子建集意卽子建作也

文選理學權輿卷七